

我的幻影朋友

Matthew Dicks

[美] 马修·迪克斯 / 著

苏心一 / 译

Memoir
of an
imaginary
friend

Memoirs of an Imaginary Friend



我的幻影朋友



Matthew Dicks

[美] 马修·迪克斯 / 著
苏心一 / 译



湖南文艺出版社



博集天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的幻影朋友/(美)迪克斯(Dicks, M.)著;苏心一译.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2015.4

书名原文:Memoirs of an imaginary friend

ISBN 978-7-5404-7091-3

I. ①我… II. ①迪… ②苏…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034937号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插图、封面、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18-2014-227

MEMOIRS OF AN IMAGINARY FRIEND by Matthew Dicks

Copyright © 2012 by Matthew Dicks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Taryn Fagerness Agency through Bardon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5 by China South Booky Culture Media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上架建议:外国文学

我的幻影朋友

作 者:[美]马修·迪克斯

译 者:苏心一

出 版 人:刘清华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监 制:蔡明菲 潘 良

策划编辑:马冬冬

特约编辑:李乐娟

版权支持:文赛峰

版式设计:姜利锐

封面设计: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湖南文艺出版社

(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508号 邮编:410014)

网 址:www.hnwy.net

印 刷: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新华书店

开 本:880mm×1230mm 1/32

字 数:240千字

印 张:11

版 次:2015年4月第1版

印 次: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04-7091-3

定 价:36.00元

(若有质量问题,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010-84409925)

献 给 克 拉 拉

• • • • •

我的幻影朋友

Memoirs of
an

Imaginary Friend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不只是个幻影 —— 001

我叫布多，是麦克斯的朋友。我已经活了五年了，对幻影朋友而言这是很长的寿命。麦克斯是唯一能看见我的人，但我不只是个幻影。

第二章 特别的朋友 —— 014

我不会永远活着，但只要麦克斯相信我，我就会活着。如果我迫使麦克斯坚信我是真实存在的，他会信赖我更长时间。

第三章 格雷厄姆 —— 031

某一天我也会死，如果那是幻影朋友最终的命运。

第四章 万圣节的枪声 —— 057

我刚刚看见我的朋友被一把真枪击中，挨了一颗子弹，我没法儿不去想这件事。我希望麦克斯的妈妈也可以安抚我，亲吻我的额头。

Memoirs of

an

Imaginary Friend

第五章 不好的预感 —— 091

每个人都为活着的人忧心忡忡，而受到伤害的实际上是死去的人。

第六章 失踪 —— 112

如果我消失了，我会为不能看着麦克斯长大而难过，但我也会为不能看着自己长大而难过。不过一个人消失后是不能难过的，消失的人没法儿感到伤心。他们要么被记得，要么被遗忘。

第七章 承诺 —— 150

不要离开麦克斯太久，有一天他也会死。他还活着的时候，不要错过和他玩耍的机会。

第八章 寻找麦克斯 —— 167

我用最大的声音喊麦克斯的名字。我一直喊。林中的鸟儿回应了我的呼唤，但它们不是在回答我。只有麦克斯能听见我，但麦克斯没有回答。

第九章 相聚 —— 190

我知道一个人不能因为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就去偷别人的孩子；我知道她或许仍是一个恶魔，但在那一瞬间，她更像是一个难过的女士。

第十章 拯救计划—— 207

“我在帮你。”我想告诉麦克斯，但就算我能，我也知道他再也不会相信我了。如果你不得不违背承诺，把你的朋友留在一面墙后面，很难让他相信你在帮忙。

第十一章 幻影朋友奥斯瓦德 —— 243

麦克斯是世上最勇敢的小男孩儿，而奥斯瓦德是世上最勇敢的幻影朋友。

第十二章 麦克斯的逃跑之路 —— 304

我在笑，也在哭。这是我第一次因为高兴而流泪。我向麦克斯竖起大拇指。透过我正在消失的大拇指，我看见麦克斯亲吻他妈妈泪水涟涟的面颊。

第十三章 再见，我的朋友 —— 334

我不再怕死，只是悲伤。我再也见不到麦克斯，在未来无数的日子里，他将长大成为一个男人，会有自己的小麦克斯。如果我能安静地坐在某处，看着我深爱的这个小男孩儿长大并度过他的一生，我会非常开心。

尾声 —— 343

第一章 不只是个幻影

我叫布多，是麦克斯的朋友。我已经活了五年了，对幻影朋友而言这是很长的寿命。麦克斯是唯一能看见我的人，但我不只是个幻影。

我所知道的是：

我叫布多。

我已经活了五年了。

五年于我而言是很长的寿命。

麦克斯给我取的名字。

麦克斯是唯一能看见我的人。

麦克斯的父母称呼我为一个幻影朋友。

我喜欢麦克斯的老师——格斯科太太。

我不喜欢麦克斯的另一个老师——帕特森太太。

我不只是个幻影。

就幻影朋友们来说，我算幸运的。我比大多数幻影朋友活的时间要长。麦克斯上幼儿园时一个同班同学的幻影朋友菲莉普科，活了才不到一个星期。有一天，他突然来到这个世界，除了缺少耳朵（大部分幻影朋友都没有耳朵）以外，他看起来非常像人。然而过了几天，他就离开了。

同样让我庆幸的是麦克斯拥有丰富的想象力。我知道有个叫卓普的

幻影朋友只是墙上的一个点。仅仅是一个模糊的黑点，没一点儿实在的形状。卓普可以说话，可以在墙上滑上滑下，但他是平面的，像一张纸，以至于他无法站起来。他没有像我这样的胳膊和腿，他连脸都没有。

幻影朋友的外形来自其人类朋友的想象。麦克斯是一个极富创造力的男孩儿，于是我有两条胳膊、两条腿和一张脸。我一个身体部件也不缺少，这在幻影朋友界实属罕见。大多数幻影朋友总是缺点儿什么，有些看起来一点儿也不像人，就像卓普。

然而，想象力泛滥也会坏事。我遇见过一个叫翼指龙的幻影朋友，他的双眼在两个细长绿触角的末端。兴许他的人类朋友认为它们看起来很酷，但是可怜的翼指龙看不清任何东西。他告诉我他总是感觉胃里很难受，还常常被自己的脚绊倒。他的脚只是附在腿上的模糊阴影。他的人类朋友一味关注翼指龙的头和眼睛，却懒得去考虑他腰部以下的部分。

这并不是稀奇的事。

我还幸运地能够走动。许多幻影朋友与他们的人类朋友黏在一起。有些脖子上套着皮带；有些只有三英寸高，被塞进外套的口袋里；有些完全就是墙上的一个点，像卓普那样。多亏了麦克斯，我可以自由走动。倘使我想，我甚至可以留下麦克斯一个人。

但是频繁这么做会有损我的健康。

只要麦克斯信任我，我就存在。麦克斯的母亲和我的朋友格雷厄姆说这就是我成为幻影的原因。可并非如此。我或许需要麦克斯的想象力

才能存在，但我有不依附于麦克斯的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和自己的生命。我被缚于麦克斯，就像一位宇航员被用软管和金属丝缚在宇宙飞船上。如果这艘宇宙飞船爆炸，那么宇航员的性命也不能幸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位宇航员是幻想出来的，这只能说明他的生命支持系统被切断了。

一如我与麦克斯。

为了生存，我需要麦克斯，但我仍然是自己的主人。我可以说我想说的，做我想做的。有时麦克斯甚至和我争辩起来，不过都是为一些琐碎的小事，比如看哪个电视节目或玩哪个游戏。然而我理应（这是格斯科太太上星期教的一个词）尽可能待在麦克斯的左右，因为我需要麦克斯一直想着我，一直相信我。我不想在“眼不见，心不想”的状态下结束。麦克斯的爸爸如果想晚归却忘了往家里打电话，麦克斯的妈妈有时会说。如果我离开了太久，麦克斯也许就不再相信我了，假如那样，那么嗖地一下子，我就不见了。

麦克斯一年级的老师曾说过家蝇大约有三天的寿命。我不知道一个幻影朋友的一生有多长，也许并不比家蝇久。我猜我算是年事很高的了。

在麦克斯四岁时，他幻想出了我，我一下子就冒了出来。我出生时，只知道麦克斯知道的事情。我知道我的色彩和一些数字，以及很多物品的名字，比如桌子、微波炉和航空母舰。我的头脑里装满了四个四岁男孩儿能了解到的东西。但是在麦克斯的想象中，我比他的年龄大，

或许是位少年，也许还要大一点儿，也许我就是个有着成人头脑的男孩儿。很难说清。我比麦克斯高不了多少，但我肯定不一样。我出生时比麦克斯的头脑更灵活。我能够理解令他困惑的事情，我能够知晓令他费解的问题的答案。也许所有的幻影朋友出生时的情况都是如此。我不太清楚。

因为麦克斯不记得我的出生日期，所以他也不记得当时他在想什么。但是自从他把我想象得更年长、更沉着，我学东西的速度就比麦克斯快得多，我出生当天甚至就比今天的麦克斯更能集中注意力。我记得就在那第一天，麦克斯的母亲试图教他数偶数，他就是不会，但我马上就学会了。我弄懂了，是因为我的脑子已经准备好了学习偶数，而麦克斯的脑子没有。

起码我是这么想的。

此外，我不睡觉，因为麦克斯觉得我不需要睡眠，所以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学习。况且我并非时时刻刻与麦克斯在一起，于是我知晓了许多麦克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事情。他入睡后，我与麦克斯的父母一起坐在起居室或者待在厨房里。我们看电视，或者我就在一旁听他们说话。有时候我外出，去那个从不打烊的加油站，那里有麦克斯、他的父母和格斯太太以外世界上我最喜欢的人。或者我沿着那条路去不远处的杜奇斯热狗餐厅、那家警察局，或那家医院（只是现在我不再去医院了，因为奥斯瓦德在那里，他让我害怕）。在学校时，我有时去教师休息室和别的教室，间或我还跑去校长的办公室，只是为了去听听最近有些什么新闻。我不比麦克斯聪明，但我知道的东西远比他多得多，原

因在于我清醒的时候比他多，且我还去过麦克斯没能去的地方。这还不错。当麦克斯不太能理解一些事情时我能帮助他。

像上个星期麦克斯要做花生酱和果冻三明治，却打不开果酱罐。

“布多！”他说，“我打不开。”

“你肯定能打开，”我说，“朝另一个方向转动。左边松，右边紧。”这是我从麦克斯的妈妈那儿听来的，她每回开罐子之前都这么嘀咕。这起了作用，麦克斯打开了罐子，但兴奋之余，罐子掉到瓷砖地面上摔得粉碎。

这个世界对麦克斯来说如此复杂，即便他做对了，也还是会出差池。

我住在世界上一个奇怪的地方——人们中间。大部分的时间我和麦克斯待在孩童的世界里，但我也花不少时间与大人们待在一起，比如麦克斯的父母和老师，以及我在加油站的朋友们，只不过他们看不见我。麦克斯的妈妈会说这是“墙头草，两边倒”。每当麦克斯拿不定主意时，她就会这么说麦克斯，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你想要蓝色冰棍儿还是黄色冰棍儿？”她问。而麦克斯就会僵住，像根冰棍儿一样冻结。做选择时麦克斯有太多的事情需要思考。

红色比黄色好吗？

绿色比蓝色好吗？

哪一根更冷？

哪一根化得更快？

绿色尝起来是什么滋味？

红色尝起来是什么滋味？

不同的颜色味道不一样吗？

我希望麦克斯的妈妈可以替他做决定。她了解这对他有多么难。但当她让他选择，而他又没法儿选择时，我有时会替他选择。我悄悄地说：“选蓝色。”然后他就说：“我要蓝色的。”大功告成，不用再纠结。

这就是我生活的方式。我是个骑墙派：我住在黄色世界里，也住在蓝色世界里；我与孩子们待在一起，也与大人们待在一起；我算不上一个小孩儿，但也不完全是个大人。

我是黄色和蓝色的。

我是绿色的。

我清楚我的色彩组合。

麦克斯的老师是格斯科太太，我很喜欢她。格斯科太太总是拿着根米尺走来走去，她声称自己会用米尺打手，并用伪装的英国腔来威胁学生，不过孩子们知道她只是在逗他们发笑。格斯科太太对学生十分严格，要求他们用功学习，但她从来不打学生。尽管如此，她总归是个严厉的人。她让他们坐直，安静地写作业，一有孩子捣蛋，她就说：“真可惜，太丢脸了！来让所有人知道你的大名！”或者说：“你是不可能得逞的，小伙子！”其他老师说格斯科太太老派，但孩子们知道她严厉是因为她爱他们。

麦克斯不喜欢很多人，但他喜欢格斯科太太。

去年，麦克斯的老师是西尔柏太太。她也很严格，像格斯科太太一样让孩子们努力学习。但是看得出来她不像格斯科太太那样爱孩子，班上也就没有人像今年这样拼命地学习。奇怪的是在大学里学了这么多年应该怎么当老师，一些人却连最简单的东西都没有学会。例如逗孩子笑，以及确保他们知道你爱他们。

我不喜欢帕特森太太。她不是一个真正的老师，她只是一个助理，帮助格斯科太太照顾麦克斯。麦克斯与别的孩子不同，他不是一整天与格斯科太太在一起。有时他与麦克金太太在学习中心，有时他与赖纳太太练习演讲，有时他和其他孩子在休谟太太的办公室玩游戏，有时他还在帕特森太太的陪伴下阅读和写作业。

据我所知，没人知道麦克斯为什么与其他孩子不一样。麦克斯的父亲说他不过是开窍晚，但他这么说时，麦克斯的母亲就会很生气，至少一天不跟他说话。

我不知道为什么每个人都认为麦克斯复杂。麦克斯与其他孩子喜欢别人的方式不同，他喜欢人，但那是一种不一样的喜欢。他喜欢远观别人，别人离麦克斯越远，他越喜欢别人。

麦克斯不喜欢别人碰他。“如果有人触碰麦克斯，整个世界会变得明亮而寒冷。”有一次他这么对我描述。

我不能触碰麦克斯，他也不能碰我。也许这就是我们相处融洽的原因。

另外，当人们说一套做一套时，麦克斯也不能理解。比如上个星

期，课间休息时麦克斯在读一本书，一个四年级的学生走过来说：“看这个小天才。”麦克斯一声没吭，他清楚如果他说话，那个四年级学生会待得更久，一直打搅他。我明白麦克斯迷惑不解，原因在于听起来那个男孩儿是在夸奖麦克斯聪明，但实际上他并不友好。他是在挖苦麦克斯，但麦克斯不明白什么是挖苦。他知道那个男孩儿很刻薄，但这仅仅因为他对麦克斯一贯刻薄。他不懂为什么那个男孩儿叫他天才，因为被称作天才通常是件好事才对。

人们令麦克斯感到困惑，对他来说，待在人们身边很困难。这也是麦克斯不得不在休谟太太的办公室与来自其他班级的孩子做游戏的原因。但他认为这是在浪费时间。他讨厌坐在地板上的“大富翁”棋盘的旁边，坐在地板上没有坐在椅子上舒服。但是休谟太太在努力教麦克斯与别的孩子一起玩，去弄懂他们的讽刺和笑话。麦克斯就是不明白。他的父母吵架时，他妈妈说他爸爸只见树木不见森林。这就像麦克斯看不到整个世界。他看不见大事情，因为很多小事情挡着他的路。

今天帕特森太太不在。一位老师缺席，通常意味着她生病了，或者她的孩子生病了，或者她有亲人去世。帕特森太太曾有位亲人过世。我知道这个时候偶尔别的老师会这样温柔地问她：“你还好吧，亲爱的？”有时她离开房间后，她们会互相耳语。但那是很久之前的事了。现在帕特森太太缺勤时，通常表示这一天是星期五。

没有人替帕特森太太代班，麦克斯和我整天与格斯科太太在一起，这让我很高兴。我不喜欢帕特森太太，麦克斯也不喜欢她，但他对她的不喜欢与他大多数老师的不喜欢略有不同。他看事情的角度与我不一